

16世紀前期葡人在中國沿海的活動 及其對歐洲地圖學的貢獻

龔纓晏*

16世紀前期，葡萄牙人通過自己在中國沿海的活動，對歐洲地圖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們初到印度時，誤以為東亞沿海是平直的。葡人於1513年首次來到中國沿海後，不斷依據自己的航海實踐來繪製中國沿海地圖。在1519年的地圖上，海岸線祇到廣東與福建交界的地方；在16世紀30年代的地圖上，將中國海岸線延伸到廈門灣北側；40年代，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建立了貿易據點，在其地圖上形成了“寧波之角”。

意大利學者本卡爾迪諾（Filippo Bencardino）曾發表〈15-17世紀歐洲地圖對中國的介紹〉一文⁽¹⁾，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從中世紀到17世紀歐洲地圖上有關中國的內容。但遺憾的是，該文在講完16世紀20年代歐洲地圖學對中國沿海地區的未知之後，直接跳到1570年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在安特衛普出版的地圖集《地球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而沒有說明歐洲地圖上對於中國沿海地區的描述是如何逐漸從模糊發展到清晰、從錯誤發展到相對正確的。實際上，歐洲地圖學的這個發展過程，主要應歸功於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活動。本文主要討論1570年奧特里烏斯《地球大觀》出版之前歐洲地圖中有關中國沿海的內容，以彌補卡爾迪諾上述文章之不足。

15世紀末，歐洲地圖學主要有兩種傳統。一種傳統源自古希臘，認為有人居住的世界四周為海洋所包圍。另一種傳統認為，非洲南部的陸地通過一個遼闊的“南方大陸”而與東亞大陸相連，這樣，印度洋實際上是一個被大陸包圍的內陸湖泊〔圖1〕。公元2世紀的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在其《地理學》中

詳細地論證了這種理論。但托勒密的著作在中世紀早期的歐洲失傳了。反而，阿拉伯人卻保存並研究了托勒密的著作。13世紀，托勒密的著作被譯成希臘文，15世紀被譯成拉丁文，重新傳入歐洲，但一直流傳不廣，影響有限。到了15世紀，附有地圖的托勒密《地理學》才在歐洲廣為傳播，並被視為權威。1475年，首部《地理學》印本問世。這樣，到了15世紀後期，佔主導地位的是托勒密的地理觀。

1497年，葡萄牙人達·伽馬繞過非洲好望角進入印度洋，證明非洲南端並不是與陸地相連的。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但他始終認為他所到達的是東亞沿海。1500年前後，意大利人亞美利哥·維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通過實地考察，認為大西洋彼岸的大陸並不是亞洲，而是歐洲人前所未知的“新大陸”。1507年，德國出生的製圖學家瓦爾德塞彌勒（Martin Waldseemüller）首次在他繪製的世界地圖上把新大陸命名為“美洲”（America）。隨着歐洲人在海外探險的不斷深入，迫使人們對托勒密的地理觀進行修正。瓦爾德塞彌勒以托勒密的著作為基礎，吸收了當時的地理新知識，於1513年印

*龔纓晏（1961-），浙江大學教授，從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鴉片的傳播與對華鴉片貿易》、《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與黃時鑒合著）等書，發表〈“牛皮得地”故事的流傳〉等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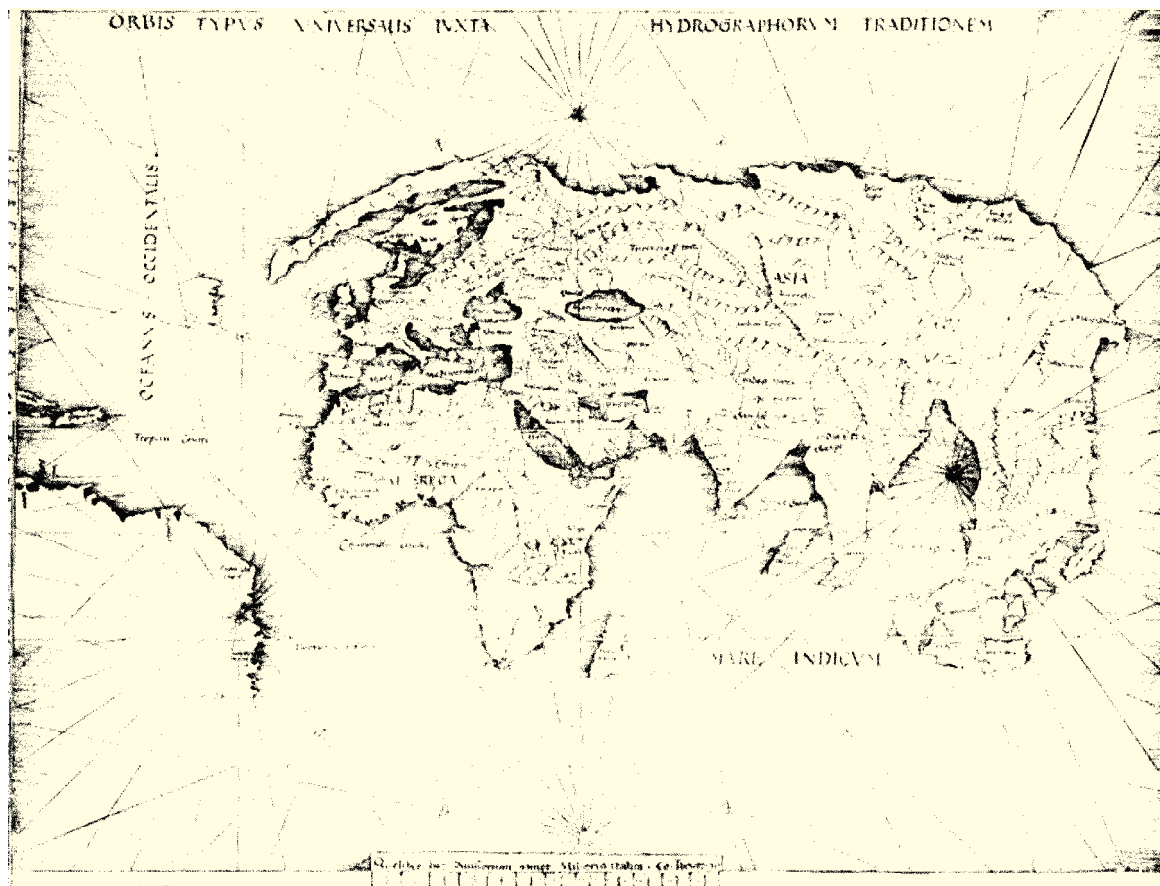


〔圖1〕1493年繪製的托勒密世界地圖

製了一幅世界地圖〔圖2〕。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歐洲、亞洲和非洲成了一個被海洋所環繞的巨大島嶼，對於美洲則所知甚少。在亞洲，印度被畫成大小兩個半島。印度以東的地區，基本上依據托勒密。在東亞地區，有一個長長的半島，一直穿過赤道，延伸到南回歸線。半島的西側，還有一個巨大的“大海灣”（*Sinus magnus*），它源於托勒密。而東亞的海岸線則被畫成是比較平直的，沒有大的海灣，而且總體上呈圓弧狀。瓦爾德塞彌勒的這幅地圖，被人們廣為摹繪，流傳很廣。該地圖上東亞沿海的畫法，代表了16世紀初歐洲人對於中國沿海的普遍觀念。

正是在這種知識背景下，葡萄牙人於16世紀初來到了東方。這幅被稱為〈“卡蒂諾”世界地圖〉（The “Cantino” World Map）的世界地圖形象地反映了剛到印度的葡萄牙人對於東亞沿海的觀念〔圖3〕。

〈“卡蒂諾”世界地圖〉繪製於1502年，我們現在雖然尚不知道作者的姓名，但他肯定是一位葡萄牙人。由於此圖是為一個名叫卡蒂諾的意大利公爵而繪製的，所以稱為〈“卡蒂諾”世界地圖〉。我們知道，在整個中世紀，來自亞洲的香料及其它商品主要是經過地中海而運入歐洲的，而控制這種貿易的則是意大利人，他們充當東西方貿易的中介人，從中獲利。15世紀末，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積極進行海外擴張，努力尋找通往東方的新航路。卡蒂諾擔心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找到新航路後，傳統的東西方貿易路線會發生變化，不再經過地中海，從而影響意大利在東西方貿易中的地位，使意大利衰落下去（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卡蒂諾的擔心是完全正確的）。於是，他千方百計想知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海外擴張情況。可是，無論西班牙人還是葡萄牙人，對於他們自己的海外地理新發現都是嚴



〔圖 2〕1513 年世界地圖

格保密的，以確保自己在海外的壟斷利益。最後，卡蒂諾就設法請人在葡萄牙繪製了這幅地圖，然後偷運到意大利。

在現存的葡萄牙人地圖中，〈“卡蒂諾”世界地圖〉是全面地反映葡萄牙人在亞洲及美洲地理新發現的最早的地圖。它第一次以地圖的形式表現了達·伽馬開闢到達印度的新航線，而達·伽馬航行到印度的報告是在 1506 年才公之於世的。在這幅地圖上首次出現了馬達加斯加。與此前的地圖相比，印度與斯里蘭卡等地的形狀要正確得多了。不過，此圖作者的知識範圍也僅止於印度東海岸，他對中南半島及馬來半島西側的海岸線也不是太清楚，這兩個半島被畫成靴子形，最南端有個朝向西方的尖角，就像靴子的腳尖部位一樣。他也不知道馬來半島附近有眾多的島嶼，並

且誤以為馬來半島東側的海岸線與東亞海岸線連成一氣，幾乎成為直線。在東亞的海岸線上，祇有一個奇怪的地名 Quiritiria，並有一段注文：“Quiritiria 盛產絲綢、蠟、麝香、香料、各種寶石。”現在，我們尚不清楚 Quiritiria 這個地名的來源及其所指城市，但它顯然得自傳聞，而且應是指中國沿海的某個城市。我們知道，在中世紀及 16 世紀前期的歐洲地圖上，在東亞往往標有“賽里斯”(Seres)、“秦尼”(Thinae, Sinae 等)，或者“契丹”(Cathay)、“蠻子”(Magi)之類的地名，都是指中國。前兩個地名見諸托勒密世界地圖，後兩個地名來自馬可·波羅(1254-1324)等中世紀旅行家的報道。⁽²⁾但在〈“卡蒂諾”世界地圖〉上，這些傳統的名稱都沒有出現，說明作者對東亞地理的謹慎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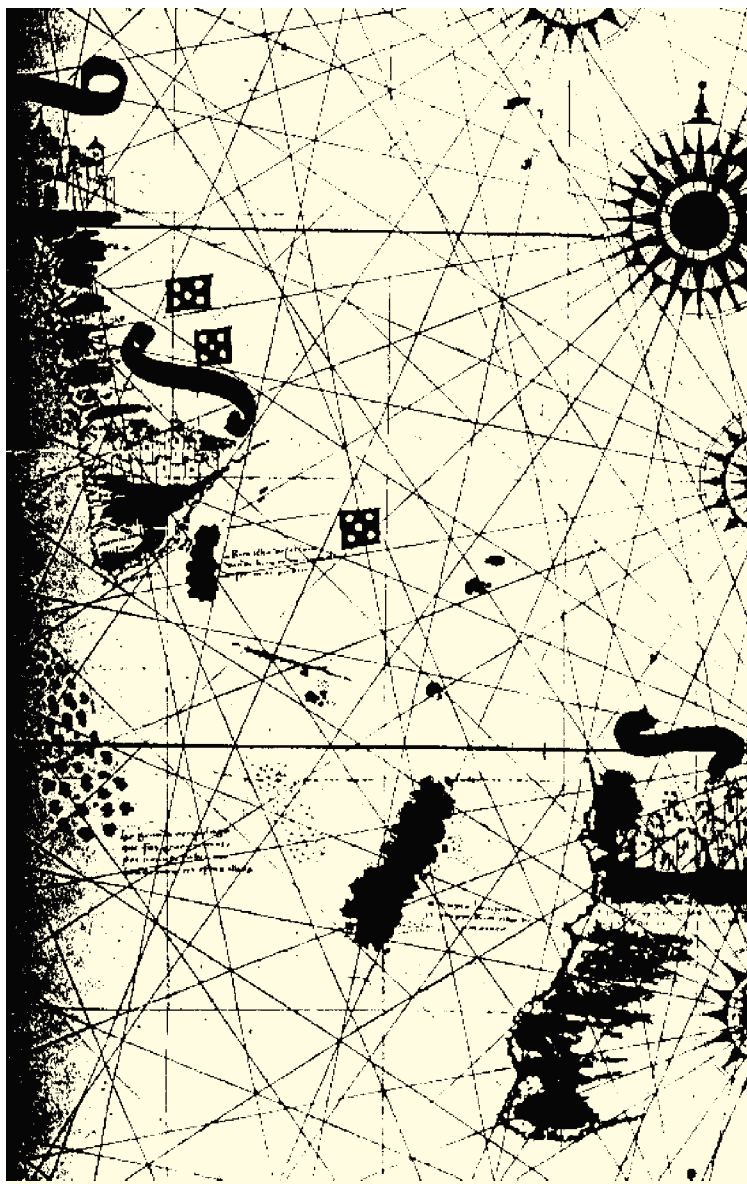
〔圖3〕1502年卡蒂諾地圖（東亞部分）

由於對中國所知極少，所以當葡萄牙國王於 1508 年派遣迪亞哥·洛佩斯（Diogo Lopes de Sequeira）前往東方考察從非洲東海岸到麻六甲的情況時，特別指示要設法調查中國人的情況。第二年秋，洛佩斯到達麻六甲，但沒有多少收穫。他於 1510 年返回葡萄牙。⁽³⁾就在洛佩斯在麻六甲想努力瞭解東亞情況的時候，在葡萄牙有人正在繪製一幅航海地圖〔圖 4〕。此圖清楚地表明，此時的葡萄牙人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於整個麻六甲以東地區都知之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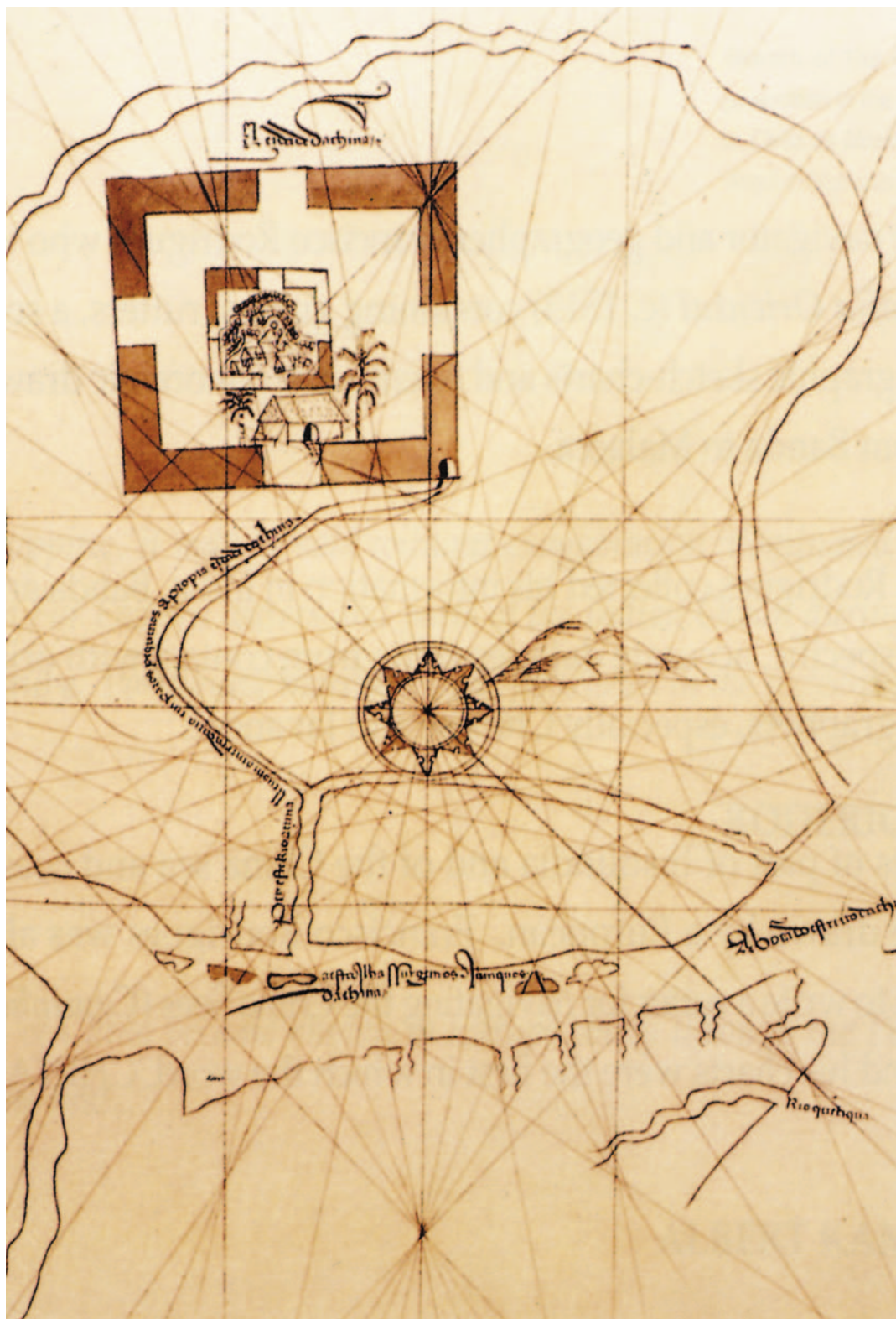
該航海圖畫在五塊羊皮紙上，全圖彩色，1145mm x 1600mm。地圖上繪有非洲、紅海、波斯灣、印度洋及東南亞地區。這幅彩色地圖上面沒有署名，許多人認為其作者很可能是葡萄牙製圖世家雷內爾（Reinel）家族的某個成員。圖中的文字說明提到了葡萄牙在印度的總督堂·法蘭西斯科·德·阿爾梅達（D. Francisco de Almeida）攻佔印度城市第烏的事情，此事發生在 1509 年 2 月。⁽⁴⁾這個消息傳到葡萄牙，應當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航海圖上還有一段關於麻六甲的註文：“麻六甲人口眾多，宏偉而富饒，但我們對此城無所知曉，也沒有人到過該地。”此段註文說明該地圖是在 1510 年洛佩斯返回葡萄牙之前繪成的。所以，學者們比較肯定地推斷，這幅航海圖應作於 1510 年。但不知甚麼原因，此圖後來收藏在德國的沃爾芬比特爾（Wolfenbüttel）。

這幅航海圖與〈“卡蒂諾”世界地圖〉很不一樣，所以，它是根據其它資料繪成的，主要是實際的航海資料。航海圖中，印度洋上的一些島嶼是第一次出現。圖中還提到

了“重要而富庶的島嶼蘇門答臘島”。但是，該航海圖祇繪出馬來半島的西海岸，其東海岸則是空白，更沒有出現中國沿海。航海圖的東南方有一個大島，實際上是指大巽他群島中的某個大島，可見作者對這一地區的眾多島嶼所知甚少。由於此時葡人尚未到達麻六甲，所以有關麻六甲及更遠地區的資料，主要是從那些往返於印度與麻六甲之間的船員中間搜集而來的，而不是葡人自己航海的結果。這幅航海圖代表了葡人在洛佩斯前往麻六甲之前對東亞的認識程度。



〔圖 4〕1510 年地圖



〔圖 5〕1513 年珠江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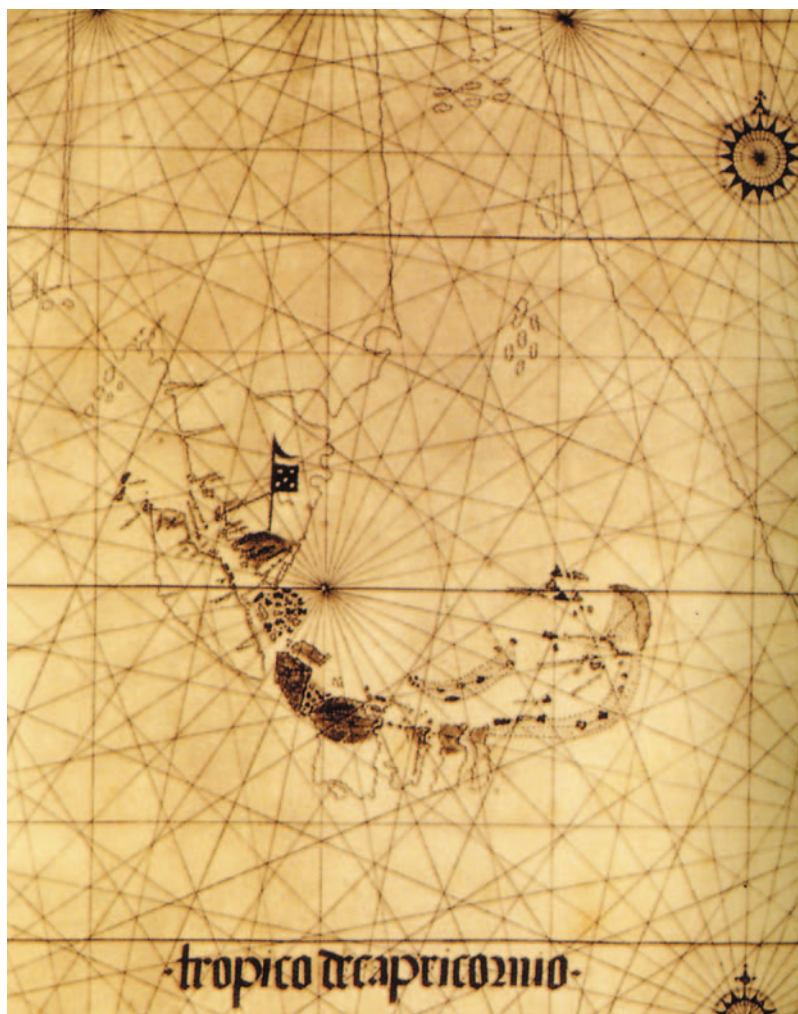
1511年，葡萄牙駐印度的總督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領艦隊攻佔了麻六甲，打開了通往中國的大門，使他們有機會更多地瞭解中國。1512年，葡萄牙藥劑師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來到麻六甲。在此後的幾年裡，他搜集了不少有關中國的資料，並於1515年在印度寫成《東方概要》（*Suma Oriental*），書中提到了廣州等中國沿海城市。^{〔5〕}

皮雷斯的著作被許多人傳抄。在皮雷斯著作的一個抄本中，附有葡人法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的一部手稿。整部抄本共由一百七十八張紙組成，其中一百一十六張紙是羅德里格斯的著作，而皮雷斯的著作祇有六十二張紙，所以更確切地說，在羅德里格斯的手稿中，附有皮雷斯著作的抄本。

羅德里格斯的手稿中，有緯度表、太陽偏角表等航海圖表，還有幾幅航迹圖，其中一幅被稱為“前往中國航迹圖”，描述了從麻六甲到中國珠江口的海上航迹。此圖雖然十分簡單，但它卻是歐洲人繪製的關於中國南海最早的航迹圖。它很可能是根據中國海員或東南亞其它地區船員的航海資料繪製而成的，而不是根據葡萄牙人的航海經歷。更重要的是，在這部手稿中，還有二十六幅航海圖，可以分為以下幾個地區：1)從西歐到東非；2)從非洲東北部到麻六甲；3)從蘇門答臘到馬魯古群島；4)地中海與黑海；5)從麻六甲到中國沿海，共五幅，分別為兩幅中國南海地區圖（包括海南島），兩幅東海地區圖（包括臺灣），一幅珠江口及其內陸圖。

在阿爾布克爾克寫給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的兩封信中，提到了羅德里格斯。這些信件為我們瞭解羅德里格斯及其地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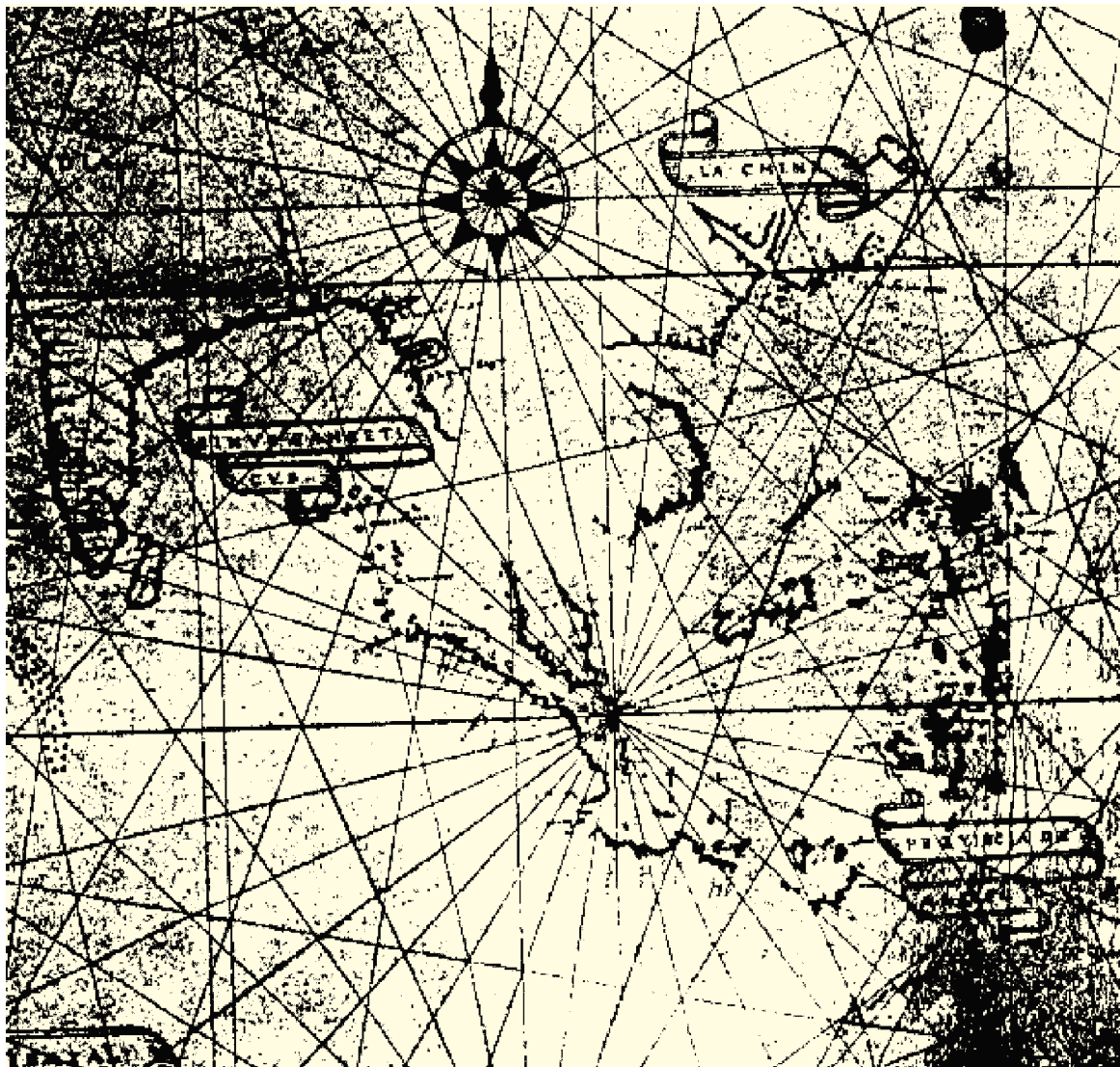
阿爾布克爾克在1512年4月1日所寫的信中說：今向葡萄牙國王呈上一幅由爪哇人所繪的地圖，上面有紅海，波斯灣，馬魯古群島等，“還有中國人與琉球人的航海方法，包括他們的羅盤方位圖，他們船隻航行的航線圖，他們的內陸地區圖，以及各個國家分佈圖。陛下，這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地圖，相信陛下您也會喜歡它的。圖上的文字原為爪哇文，但我手下有一個會識字的爪哇人向我提供了幫助。此圖是法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根據一幅爪哇人的地圖摹繪而成的。陛下，在這幅地圖上，你



〔圖6〕1517年地圖



〔圖 7〕1519 年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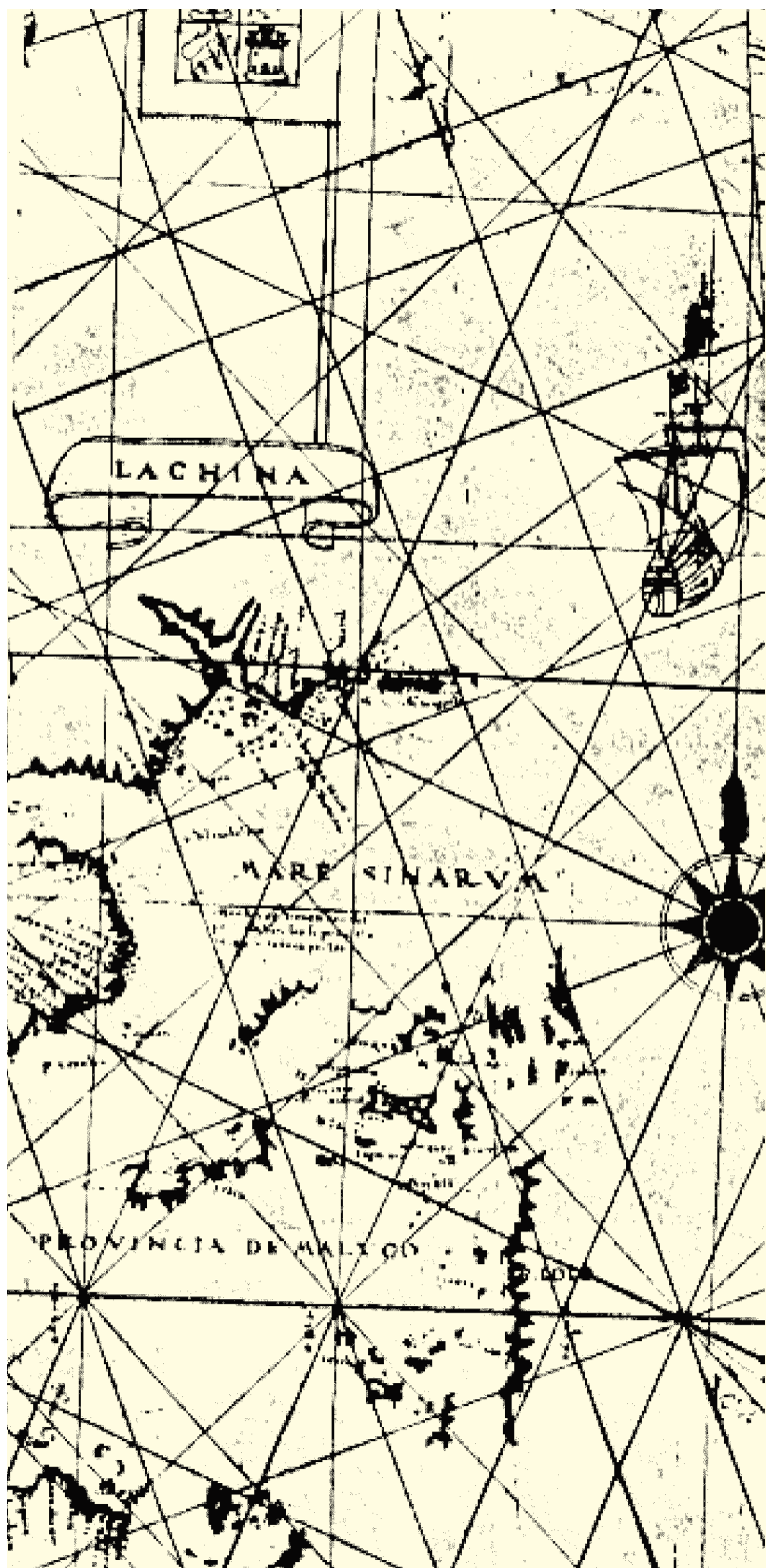


〔圖8〕1525年地圖

可以看到中國人及琉球人生活在何處、我們葡萄牙船隻如果想去馬魯古群島所要必經的航路、金礦所在地、盛產肉豆蔻的爪哇與班達群島、暹羅王國所在地，您還可以看到中國人船隻航行的目的地、它們的航向、它們航行的終點。”阿爾布克爾克還寫道：該海圖的原圖隨著“海上花號”（*Frol de la Mar*）的沉沒而遺失了，但在法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等人的幫助下，又重繪了此圖，並專此獻給國王。⁽⁶⁾這裡所說的“海上花號”是阿爾布克爾克麾下的一艘葡萄牙船隻。阿爾布克爾克攻佔麻六甲後，於1511年

12月乘船返回印度，“海上花”就在這支船隊中。途中他們遭到了風暴，“海上花號”遇難沉沒。

阿爾布克爾克在1512年8月20日寫給葡萄牙國王的信中，又提到了羅德里格斯。該信說：阿爾布克爾克佔領麻六甲後，於1511年11月派出一支由三艘船隻組成的艦隊前往馬魯古群島，其中有一名船員名叫“法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這個年輕人知識豐富，精於繪圖”。羅德里格斯在其手稿中也自稱“在那支最早發現班達群島與馬魯古群島的艦隊中，我擔任首席領航員。”綜合其它史料，我們現



在知道，羅德里格斯的船隊從麻六甲啟航向東航行，共有船員一百二十名，最遠到達馬魯古群島，但途中損失巨大。當他們於1512年12月回到麻六甲時，祇剩下八十人。

從阿爾布克爾克的信件中可以推斷，當葡萄牙人於1511年來到麻六甲時，羅德里格斯獲得了一幅爪哇人繪製的西太平洋地區圖，並據此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呈獻給葡萄牙國王。羅德里格斯還根據這些爪哇人的航海圖，又繪製了幾幅有關中國沿海的地圖，並將它們附在自己的手稿中。羅德里格斯的整部手稿，約完成於1513年，第二年被緊急運到里斯本，可能是為了滿足葡萄牙政府某種迫切需要。

羅德里格斯手稿中的中國沿海地圖，是根據爪哇人的資料繪成的，而不是根據葡萄牙人實際的航海經歷，他本人此時也還沒有到過中國沿海。總的說來，這些海圖都比較粗糙，祇有簡單的幾根線條。例如，在這幅珠江口及其內陸圖〔圖5〕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西江口與珠江口被稱為“中國海峽口”；進入海峽口後，江中的一個小島旁有註文：“前往中國的平底帆船停泊此島”；一條支流通向內地的一座城市，支流上的註文說：“小八櫓船沿此江上溯，運貨至中國城”；這裡所說的“中國城”呈正方形，城內繪有房子與樹木，無疑是指廣州。⁽⁷⁾ 這些珍貴的地圖，直觀地反映了剛剛來到麻六甲的葡萄牙人對中國沿海的認識水平。

〔圖9〕1527年世界地圖



〔圖 10〕1535 年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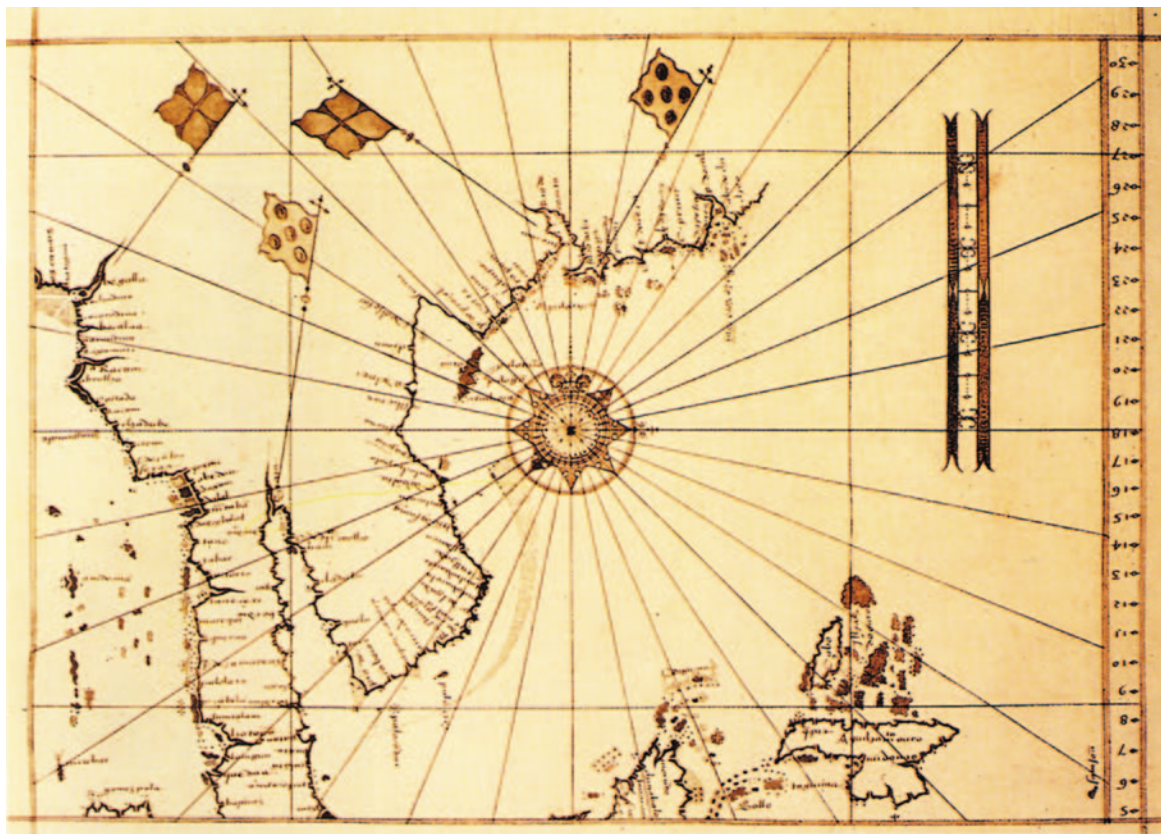
羅德里格斯沒有到過中國，祇能根據爪哇人的航海圖來猜測中國沿海地區。大約就在他繪成這些航海圖的時候，一個名叫歐維士（Jorge Álvares）的葡萄牙人來到了中國。他於 1513 年 5 月從麻六甲啟程，6 月到達廣東外海。與當時所有的歐洲探險家一樣，歐維士在一個小島上豎起了一柱紀念石碑，以表現他“發現”了此地。1521 年，歐維士又一次來到廣東沿海，並且在此去世，屍體被埋葬在他親手豎立的石柱紀念碑旁邊。^{〔8〕}

16 世紀的葡萄牙朝野上下對中國懷著極其濃厚的興趣，歐維士的中國之行，更加激發了這種興

趣。1515 年，葡萄牙國王決定向中國派出一個外交使團，以圖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1516 年，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領一支葡萄牙艦隊從印度出發前往中國，而那個藥劑師托梅·皮雷斯則以其豐富的東方知識而被指派為使節。他們於 1517 年 8 月到達廣州。這是葡萄牙政府派到中國的第一個外交使團。這個時候的葡萄牙人對中國有多少認識呢？我們可以在這幅繪於 1517 年的航海圖上找到答案〔圖 6〕。

1517 年航海圖繪在羊皮紙上，彩色，全圖約 68cm x 131cm，包括從非洲西海岸到馬魯古群島的廣大區域，其作者應是葡萄牙製圖世家中的老父親佩德羅·雷內爾（Pedro Reinel），他也是最早的留下姓名的葡萄牙製圖學家。與這個家族於 1510 年所作的地圖〔圖四〕相比，此地

圖有兩個重大的進步：第一，在圖四中，祇繪出馬來半島的西海岸，而對其東海岸一無所知；但在圖六中，不僅繪出了繪出了馬來半島的東海岸，而且海岸線的基本走向還是比較正確的。第二，在圖四中，對於大巽他群島很不瞭解，祇畫出一個大大的島嶼；而在圖六中，對這一區域的島嶼卻有相當多的認識，一直畫到了馬魯古群島。當然，這幅地圖上也有幾處明顯的錯誤。第一，對於馬來半島東海岸的地形不太清楚。在該地圖上，有兩個較大的海灣。下面這個蝌蚪形的大海灣，與阿拉伯海中的索科特拉島處於大體相同的緯度上，應是指現在所說的泰國灣，但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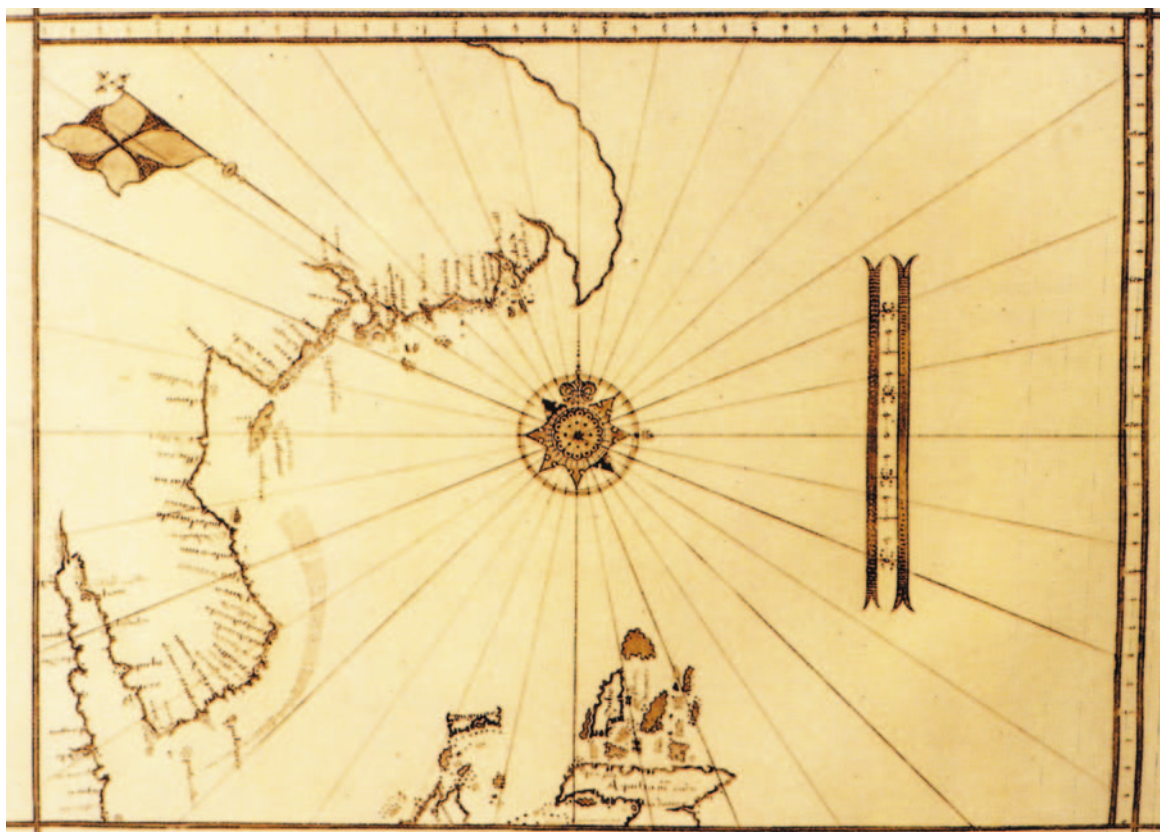
〔圖 11〕1537 年地圖

是被畫得太小了，本來瘦長的馬來半島，其東部海岸線被繪成突出的三角形。而更北面半圓形的小海灣，應是指北部灣，但不夠大。由於上述兩個海灣被縮小了，結果使現在的金甌半島也縮進去了，成了一個不突出的半島。第二，對中國沿海缺乏認識。從北部灣開始，中國的海岸線被畫成是一條幾乎垂直的直線。第三，對太平洋的廣度瞭解得極少。在地圖的右側，有一個巨大的陸地，與東亞僅隔一道狹狹的海峽，說明地圖的作者根本不知道太平洋有多麼遼闊。最後，從馬來半島東海岸到中國沿海，沒有出現地名或文字注釋，更加說明地圖作者對太平洋西海岸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不過，我們要知道，這幅地圖繪製於一個交通很不發達、通訊非常落後的時代。在葡萄牙人來到中國沿海之後的短短幾年中，遠在里斯本的製圖學家能夠搜集到這麼多的資料，並且第一次比較準確地繪出南海西岸的海岸線，其速度應當說是夠快的，其

成就也是很了不起的。總之，到了1517年，葡萄牙地圖上對於中國沿海不再是一片空白，而是有了一點模糊的認識，儘管這些認識中還有許多錯誤。

當然，這個時候葡萄牙人對中國的錯誤認識不僅體現在地理上，而且還體現在政治制度、文化習俗等各個方面。正是由於這些錯誤的認識，導致了托梅·皮雷斯的出使以失敗而告終，他本人也於1524年死於廣州的監獄之中。

1518年，當托梅·皮雷斯在廣州等待着前往北京的機會時，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派人一直航行到福建沿海，這是當時的葡萄牙人所到達的最遠的中國沿海地區。這一年9月，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從廣州啟程，返回麻六甲，接替他的是其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Simão de Andrade）。西蒙·德·安德拉德率領的艦隊由四艘帆船組成⁽⁹⁾，其中兩艘帆船的船長就是我們前面已



〔圖 12〕另一幅 1537 年地圖

經提到過的人物。一個是那位首次到達中國的歐維士，另一個就是曾經根據爪哇人地圖而繪製過中國南海地區圖的法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這次，他終於可以親自考察中國沿海了。可惜的是，他在這次航行中的資料沒有被保存下來，我們也不知道這位“精於繪圖”的葡萄牙人是否根據實地的考察繪製過中國沿海地圖。

在西歐，雷內爾家族則忙於根據新獲得的資料繪製最新的世界地圖。這一幅地圖是葡萄牙的製圖學家佩德羅·雷內爾與他的兒子若熱·雷內爾（Jorge Reinel）於 1519 年在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繪製的〔圖 7〕，與兩年前他們所繪製的地圖〔圖 6〕相比，南海地區的海岸線有四個顯著的變化：一是馬來半島開始被繪成瘦長形的；二是中國海岸線不再是直線形的，而是接近於海岸線的實際走向；三是太平洋不再是一個狹隘的海灣，而是一

片大洋；四是有一條大河從中國內陸流入南海，這條河流應是珠江。珠江口邊畫着一面葡萄牙旗幟；在南海，還畫有一艘葡萄牙船隻。這些圖畫表明葡人已到達此地。中國海岸線的最遠處，應是廣東與福建交界的地方。不過在這幅地圖上，還是沒有正確地畫出泰國灣與北部灣。中國南海海岸線畫得過於平直，雷州半島與海南島都沒有出現在地圖上。儘管如此，在兩年時間裡，雷內爾父子對其地圖作了如此重大的改進，是非常了不起的。它說明了：1）來到南海活動的葡萄牙人在逐漸增多；2）這些葡萄牙人積極搜集有關中國的資料，包括實地的觀察；3）整個歐洲都非常重視中國。

這裡還值得一提的是，這幅地圖上關於馬魯古群島的繪法。我們知道，自 15 世紀末開始，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國為了爭奪海外殖民地，進行了激烈的



〔圖 13〕1547 年地圖



〔圖 14〕1554 年地圖



鬥爭。1493年，在教皇的仲裁下，兩國同意在大西洋上確定一條經線為兩國勢力範圍的分界線，史稱“教皇子午線”。此線以東屬於葡萄牙勢力範圍，以西屬於西班牙勢力範圍。第二年，又對該子午線進行調整，向西作了移動。在葡萄牙人看來，太平洋上的馬魯古群島應為葡萄牙人的勢力範圍。但由於1519年世界地圖是在西班牙繪製的，所以雷內爾父子為了取悅西班牙人，特地將馬魯古群島置於地圖的最西側，以示它屬於西班牙人的範圍之內。這樣，在該地圖的最東側，就見不到馬魯古群島。

在東方，越來越多的葡萄牙人經過麻六甲來到中國沿海，並犯下了不少暴行。1521年、1522年，中國軍隊兩次在廣東沿海打敗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的船隻無法在廣東獲得固定的立腳點，祇得在廣東周圍的洋面上四處游弋，尋找合適的貿易居點。這樣，他們對廣東、福建沿海的認識就越來越深入了。這種認識的深入，也表現在歐洲人繪製的中國沿海地圖上。

這是1525年所作的地圖〔圖8〕，全圖82 x 208cm，作者名叫迪奧哥·里貝羅（Diogo Ribeiro），葡萄牙人，但長期為西班牙國王服務。雖然這幅地圖上其它地區的資料有各不相同的來源，但就中國沿海而言，無疑來自葡萄牙人，因為當時祇有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活動，西班牙人尚未到來。

在這幅地圖上，有兩個特點：一是泰國灣與北部灣的形狀增大、金甌半島突出；二是清楚地繪出了珠江口的複雜地形。但作者對廣東以北的中國海岸線尚不清楚，也沒有畫出海南島。迪奧哥·里貝羅在1527年〔圖9〕、1529年又先後繪製了兩幅類似的地圖。國外學者〔圖15〕楊子器跋輿地圖



〔圖 16〕1570 年地圖

認為，與 1525 年的地圖相比，後來繪製的兩幅地圖並無多少進步。但就中國沿海而言，還是可以看到不少進步之處的，因為在後來的兩幅地圖上，雖然海岸線的形狀與 1527 年的相同，卻增加了許多地名，說明迪奧哥·里貝羅不斷地留心新材料並將它們補充到他的地圖上。由於地圖的作者是為西班牙政府服務，所以，在該地圖上，馬魯古群島被置於西班牙人的勢力範圍中。

進入 16 世紀 30 年代，葡萄牙人在廣東、福建沿海長期活動所獲得的資料被匯總到歐洲地圖上，於是，出現了幾個非常引人注目的變化，我們在此特地選取時代相近的三幅地圖〔圖 10、11、12〕。其中圖十的作者不清楚，繪製年代為 1535 年左右，其它兩幅地圖的作者是葡萄牙製圖學家加斯帕爾·維埃加斯（Gaspar Viegas），繪製年代約為 1537 年。與此前的地圖相比，在這些地圖上，我們可以清楚

地看到幾個進步：第一，對泰國灣與北部灣已經有了非常豐富的認識，金甌半島的形狀比較正確了；第二，對中國南海地區的認識加深，雖然尚沒有繪出雷州半島，但是海南島已清晰可見；第三，對珠江口地區有了更多的認識，珠江被稱為“廣州河”（rio de câtam），在圖十中，這也是唯一寫在中國大陸上的文字說明；第四，在此前的地圖上，中國沿海僅止於廣東，但在這三幅地圖上，中國海岸線一直延伸到福建一個被稱為“Chicheo 海角”（Cabo de Chicheo）的地方。對於 Chicheo，學術界曾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是指漳州，有的認為是指泉州。^{〔10〕}從這裡所列舉的地圖來看，“Chicheo 海角”就標在現在廈門灣北側的陸地上，這就更進一步證明了 Chicheo 應是漳州之對音，但此一詞在不同的文獻上，內涵有異，有時甚至可以指整個福建省。^{〔11〕}第五，在這些地圖上，還有一個明顯的錯



〔圖 17〕1587 年版〈地球大觀〉



誤，即認為在福建沿海有一個彎鉤形的海角，突出在大海之中。這個錯誤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葡萄牙人在1522年被中國軍隊打敗後的十幾年中，主要還是在廣東、福建沿海逗留，應還沒有（或很少）到浙江沿海活動，而不是像有的人所說的那樣，早在1526年，甚至更早在1517年，就已到浙江舟山群島一帶活動。（12）

1540年前後，葡萄牙人與中國海盜勾結一起，在浙江沿海的雙嶼港建立起了比較固定的貿易點，並以此為中心在周邊地區長期活動。（13）1548年，作為走私基地的雙嶼港才被朱執徹底搗毀。

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的長期活動，使他們對中國東南沿海的沿岸線有了真切的感受。這樣，他們不再認為福建北部有個突出於海洋中的大海角，正如這幅1547年左右的地圖所表明的那樣〔圖13〕。在這裡，寫在中國海岸線最北端的地名還是Chicheo，但那個大海角不見了，而且，海岸線向北傾斜，暗示着還有更長的海岸線。更加重要的是，在16世紀40年代，他們逐漸形成了“寧波之角”（C. de Liampo）的觀念。

這是一幅繪於1554年的著名世界地圖〔圖14〕，彩色，繪在羊皮紙上，全圖為134cm x 225cm，地圖的作者是葡萄牙人洛波·奧梅姆（Lopo Homem），此人長期為葡萄牙國王工作，由於其地理知識極其豐富，還參加過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國關於亞洲、美洲勢力劃分的外交談判。

〔圖18〕1606年地圖



16世紀中期最早繪出寧波之角的地圖之一

在這幅地圖上，亞洲東部的海岸線一直延伸到東北亞，出現了朝鮮半島。在臺灣，則標有 I. Fermoza（“美麗之島”）。在中國海岸線上，畫有兩個大大的海灣。北面這個海灣就是渤海灣，不過與實際形狀相去甚遠，而且也沒有畫出遼東半島。南面這個，則顯然是對杭州灣的嚴重誤解，並把杭州灣與長江口、黃海都混在一起了。這樣，位於兩個海灣之間的山東半島就成了一個尖尖的三角形。從廣東開始的中國東南海岸線向東北不斷伸展後，到了浙江寧波這個地方，突然向

西急轉彎，形成了一個大大的海角，這就是歐洲人所說的“寧波之角”。在地圖中可以看到，所謂“寧波之角”以南的浙江、福建與廣東的海岸線是比較正確的，這是葡萄牙人在這一帶長期航海實踐的結果。對於“寧波之角”以北地區，葡人則還沒有（或極少）到過，所以他們主要依據中國人的地圖資料。在明代的地圖中，例如〈大明混一圖〉（1389）、〈楊子器跋輿地圖〉（約1512年）〔圖15〕和羅洪先的〈廣輿圖〉（16世紀中期），我們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畫法：1）遼東半島並不突出；2）在寧波以南，海岸線的基本走向是自東北偏向西南，寧波以北，海岸線的基本走向則轉向西北，並一直延續到山東；3）寧波一帶向東海突出。

從洛波·奧梅姆開始，“寧波之角”普遍出現

在16世紀歐洲人繪製的地圖上，其中比較著名的地圖有：洛波·奧梅姆的兒子迪奧哥·奧梅姆（Diogo Homem）1558年、1565年和1568年地圖，拉薩羅·路易士（Lázaro Luís）1563年地圖，瓦斯·杜拉多（Fernão Vaz Dourado）1570年〔圖16〕、1571年和1575年地圖，等等。奧特里烏斯1570年首次出版的《地球大觀》上“寧波之角”的畫法，實際上來源於葡萄牙人。在《地球大觀》1587年增訂版中，依然保留着這樣的畫法〔圖17〕。16世紀後期，與奧特里烏斯同樣有名的地圖學家是墨卡托

(Gerardus Mercator)，他與其兒子一起陸續出版了許多世界地圖，上面都有突出的“寧波之角”。直到17世紀，“寧波之角”還出現在歐洲人繪製的地圖上。例如我們在這幅墨卡托的孫子於1606年所繪的世界地圖上〔圖18〕，就可以看到這個海角。16世紀葡萄牙人對歐洲地圖學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在16世紀葡萄牙人所繪製的地圖上，有關中國部分的内容經歷了一個不斷充實、完善的過程，這個過程與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活動的日益頻繁是分不開的，或者說，它是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活動的寫照與結果。我們可以把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活動過程與葡萄牙地圖學的發展過程作如下總結：當葡萄牙人初到印度時，他們的知識範圍僅限於印度東海岸，還不知道馬來半島南端的地理狀況，並誤以為東亞沿海是平直的，這種觀念反映在1502年的〈“卡蒂諾”世界地圖〉上。1509年，葡萄牙人首次到達麻六甲；在一年繪成的地圖上，馬來半島西海岸的情況比較正確，並開始知道馬來半島以南有眾多島嶼，但尚不清楚馬來半島東海岸的情況，中國沿海狀況更是一片空白。1511年，葡萄牙人攻佔麻六甲，其船隊還遠達馬魯古群島；他們根據爪哇人的地圖開始瞭解中國海岸線的情況。1513年，葡萄牙人第一次來到中國沿海，1517年，第一個葡萄牙使團來到廣州；而在1517年繪製的地圖上，出現了馬來半島的東海岸，卻依然誤認為中國海岸線是平直的。在葡萄牙人進入中國沿海之前，他們主要根據古代記載以及其他民族的資料來繪製中國地圖，但是自從他們來到中國沿海地區後，他們主要依據自己的航海實踐來繪製比較準確的中國沿海地圖，並且不斷地擴大知識範圍。在1519年的地圖上，他們所知道的海岸線祇到廣東與福建交界的地方。在16世紀20年代，繪出了珠江口的複雜地形，並不斷加上地名。在16世紀30年代的地圖上，出現了海南島，並且將中國海岸線延伸到福建的廈門灣北側，但錯誤地認為福建北部有個彎鉤形半島。1540年左右，葡萄牙人在浙江寧波沿海建立了貿易據點；在他們的地圖中，繪出了整個中國的海岸線，並形成了“寧波之角”的觀

念，其中“寧波之角”以南海岸線主要依據他們的實際觀察，“寧波之角”以北則主要來自中文資料。而16世紀歐洲地圖上關於中國沿海部分的資料，基本上來自葡萄牙人，這也是葡萄牙人對歐洲地圖學的一個重大貢獻。

【註】

- (1) 本卡爾迪諾：〈15-17世紀歐洲地圖學對中國的介紹〉，《文化雜誌》1998年春季號，頁7-24。
- (2) 參見龔纓晏、鄔銀蘭：〈“賽里斯”與“秦尼”：托勒密地圖上的中國〉，《地圖》2003年第2期，頁66-69；〈來自東方的訊息：馬可·波羅與歐洲中世紀旅行家〉，《地圖》2005年第1期，頁70-74。
- (3) 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頁36。
- (4) 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7年，第五卷，頁1222。
- (5) (澳門)《文化雜誌》編：〈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1-10。
- (6) Armando Cortesão 和 A. Teixeira da Mota,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Lisbon, 1960, vol. 1) 關於圖版，頁34-36的介紹。除了特別註明出處的之外，本文其它資料均據這部巨著。
- (7) 這裡的中文譯文依據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37-38，以及頁307附錄一。Armando Cortesão 和 A. Teixeira da Mota 在其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中說，這個方形城市“可能是指北京”，此說顯然不對。Nigel Cameron 在其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5) 中不僅把那個方形城市當作北京，而且還把珠江當作大運河，更是錯誤。
- (8) 路易士·凱尤：《歐維士：第一個到中國的葡萄牙人》，澳門文化學會1990年。
- (9) 參見《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句年史》中譯文，載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頁232。
- (10) 伯來拉等：《南明行紀》，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頁293-303（此書又以《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為題由中華書局於1998年出版過）。
- (11) 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頁52-73。張增信在其《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頁291-298（臺灣，東吳大學，1988年）中也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有意思的是，作者誤將葡萄牙文 *anónimo*（意為“沒有署名”）都當作人名了。
- (12) 施存龍：〈葡萄牙人與 Liampo 考證〉，《文化雜誌》，2002年春季刊。
- (13) 龔纓晏：〈近年來 Liampo、雙嶼研究述評〉，《澳門研究》第25期，2004年12月，頁310-319。